

秋一塘，冬一窟，而今一池春。
小河湾的早春，从池塘被搅醒开始。水盈了，绿了，活了，春气从水塘里钻出，升腾而起，脱胎为春水。

上一下，两个池塘，中间隔一个茶舍。右侧是住宿、饭铺，以及书桌、火炉和闺房。可以对镜贴花黄的闺房里，还有木桶浴。淡色柔軟的汉服，不经意半遮一本书，书名《晚熟的人》。

被老天偏爱的小河湾，早早得了春的信息。

小河湾很难找，来路弯弯曲曲，一下子隐没在村庄丘陵之中。小河湾又很方便到达，杭州绕城高速西复线出口便是。

春水诱动春风，春草还不及泛绿，春花已像绽放的烟火，让小河湾的空中变得有点飞红。

池塘左侧紧贴山坡，长满高高低低、各式各样的树。榉树榕树橡树，冬眠中醒来还差春雨洗一把脸。错过了春嫁的第一班迎亲队，浑然不觉。

弥漫樟木香味的房间，春风翻书，春水煎茶。半躺床上，越过铜茶壶煮沸的茶汽，望得见春水的漾动。硕大的两只鸭子嬉戏在水面，不在意被称为洋鸭、大雁，或者天鹅，悠然自得，添为窗前的风景。

晚上，茶舍明黄的灯光，让梅花的粉红、淡黄，在春夜漆黑的天幕上，显得愈发玲珑和精致。这时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一句诗：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。

桃李春风一杯酒。在小河湾，取一只剔透的酒杯，上面印有主人的祝酒辞“今朝有酒又有你”，以春风春光下酒，喝一杯地道的千家猕猴桃酒，说不定引来翠鸟的围观，等你掏出手机对着它，“聆听”与你对话，清脆动人，老熟人一般亲热。

春盛春旺，各样春天的主角红飞翠舞，热闹非凡。小河湾，安静地在春风里弄妆梳洗，待嫁一般。

春天的樱桃欲

这么一场雨。樱桃树下散乱一地花瓣，颜色看起来有点旧的土黄，被风吹散，湿漉漉的粘在地上。草长莺飞、桃红柳绿的春天刚刚开始，樱桃的花便在春雨里谢幕了。

也许，樱桃自己也知晓我的期待，它最值得献给春天的，并不是作为开春先锋的花朵，而是玲珑剔透的枝上玛瑙。花儿谢了，樱桃的春天来了。

我住的公寓楼下，就有这么一株不大不小的樱桃树。这是一个老的小区，绿化很少，缺乏养护。樱桃树就在一个小小花坛的一端，来来去去的人们日复一日地从它身旁走过，树荫下总有汽车安静地停着。当那些落叶植物还未萌动绿意时，它径自把花开放了，不知是否沉不住气的缘故，其实连它自己也没长出一片叶子。花对于植物，是最美丽的展现，它却连个铺垫都没有，开得毫不含蓄，谢得直截了当。

由于肥力的不足，楼下那棵樱桃树长得有点单薄，高处的枝条仅仅能探着二楼人家的阳台。我常常羡慕，二楼住户人家是最幸福的了，可以站在阳台上直接触摸花朵，可以直接衔一颗鲜果入口，樱桃与唇齿摩挲时，还没离开枝头呢。

它很慷慨，在我搬过来住的这么多年，每年都长出许许多多的樱桃，年年都在努力地展现着丰收的景象。我如约看到，花的前奏过去，叶的序幕拉开，青绿的樱桃便低调而奢华地登场。从隐隐约约到缀满枝头，从瘦小如豆到饱满似珠，从青涩青到橙黄泛光，每一天都有惊喜，住在前前后后的人们，都喜欢从这里走过。

可是这个时候，大多数的居民开始遗憾，甚至痛苦。因为，樱桃将由橙黄变为红润的时候，它的厄运随之而来。有人爬上围墙，挑一颗相对较熟的果子摘下尝鲜。不怪他。可能他已经等了好长时间，耐不住了。这种公共绿地上的免费水果，不抢先下手，会被别人抢走的。接下去的几天，总有几颗相对较熟的樱桃，总有人精挑细选。有人攀在树上，有人登上围墙，有人站在汽车顶上，有人直接用钩子把丫子钩下来。不出一个星期，樱桃树酝酿了一年的果实便不复存在，而且，根本未曾成熟，只剩残枝败叶，在春风中摇曳。

樱桃本应春天红。如果在我们的社区，有那么一株被红透的果实压弯了腰的樱桃，人们欣赏它，珍惜它，直到果熟蒂落，该是多好的风景。不知道这棵无声的樱桃树会不会哀求，让我在春天红一回吧。

获麟记

国王和小公主

张璟然

一天黄昏，夕阳西下，国王坐在地毯上给小公主讲故事。

国王讲着讲着，突然，宫殿的景色发生了变化。柱子变成了大树，椅子变成了石头，地毯变成了草地，墙也没了，小公主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！

国王回过神来，周围已经变成了一片茂密的大森林。国王很着急，他想要赶紧找到自己的小公主。

国王走进森林，在小河边看见一只大鸭子。这只大鸭子，有紫色的羽毛和一个超大的嘴巴。

国王问：“大鸭子，你看到我的小公主了吗？”大鸭子嘎嘎地说：“她是有金色的长发吗？”

“是的，她在哪里呀？”国王赶紧问。“她就在小桥上呢，您走上桥的时候要小心……”

国王又没听完，就跳开了。他跑着跑着，看到小桥就跑了上去，可国王没有看见桥上有个月洞，一下就把掉了跑上。水中有3只橡皮嘴鱼，张着大嘴向他游来。

国王一下从地毯上坐了起来。原来是一个奇怪的梦啊！他抱起小公主说：“太好了，你还在。”



也许是相得益彰，埃菲尔铁塔旁边的塞纳河也显得别有天地，就像伦敦塔旁边的泰晤士河一样，有了一条重要的河，埃菲尔铁塔的存在就显得更加的真实，连映在河面的倒影也显得真实，夜晚的灯火同样的更加绚丽。

我似乎感觉，最值得观赏的还是河，建筑物似乎只是增加美感的装饰物吧。

站在塞纳河岸边，看着来回穿梭的游轮，上面载着许多的客人，歌声和欢笑声不断。我忽然想到了孤独的铁塔设计师古斯塔夫·埃菲尔，在一百二十多年前设计、建造这座铁塔的时候，即使身边有千万人来来往往，支持他的人却少之又少，这位设计师能想象得到一百多年后这座塔给他的荣光吗？

因为看不到未来，我们的生活中，每个人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。我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：一个人不能只是低头走路，还要抬头看天。 ■毛毛 摄影

埃菲尔铁塔的清晨

董俊淋

法国大革命胜利一百周年”，甚至于莫泊桑、左拉、小仲马都在反对修建的意见书上签了名。

上到皇宫、贵族庄园、高档餐厅，下到咖啡馆、小酒馆，大家无一例外地在聊这件事没人看好的事情。无论贵族还是农民，这个话题仿佛是永远不过时的茶余饭后的谈资。穿着燕尾服的绅士们，烤面包的妇女们，卖报的小孩们，一时间，所有的法国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有失国尊的事情。

或许，当时还有上千次街头骚动，那些保守的人们纷纷涌到街上抗议，一条条横幅被举在他们的手里；或许还有无数次的沙龙，那些具有贵族血统的妇人们，在谈论文学的地方，抨击着这座愚蠢的铁塔的设计。不过，时至今日，埃菲尔依然耸立在巴黎街区的战神广场，以330米的高度，成为法国的地标性建筑。

坐在酒店的房间里，从窗口就能看见埃菲尔铁塔，也是一件幸事。只见原本还被黑

暗包裹的塔身，在晨曦的笼罩下变得金光闪闪，无数的光条，甚至有些反射到了我的脸上。

早晨的埃菲尔铁塔，不像夕阳下的那副样子，浸泡在夕阳中的它，会显得更为温婉了一些。那晚霞中的铁塔，像是在为阳光做着最后的道别，让人感觉悲喜掺在一起。那种感觉是用文字写不出来的，与其用千言万语来描述它，倒不如内心去感受，更能领会那种感觉。

远望清晨的埃菲尔铁塔，也别有一番韵味，虽然正是整修时间，外面一圈都被铁皮围了起来，但仰视斜上方的拱形门，就能感觉到它的高大。阳光照在上面，和那些石墙建筑不同，反而显得更加般配。猛然一瞧的话，会觉得这是个尽显突兀的钢铁的现代化建筑，但仔细一看，竟有些古老的法国教堂的痕迹。塔身由无数的钢铁横条组成，看久了会眼花缭乱，甚至会产生幻觉，说不定能使人晕厥。

太白湖畔

鸟儿衔来的春天

谢华



生活在江南，根本察觉不到春天的气息。在这温冷的日子里，不论室内室外，时常要缩着脖子，哆哆嗦嗦，日日盼望春天来。春天来了就能脱下厚重的棉服，像拔节的小树般舒展身体了。眼看着一些树发芽了，樱花、春梅、山茶，还有更多的花都开了，风也不那么微冷了，阳光也开始变柔了。

去北京出差时，我还穿着羽绒服。回来时，富阳已像妈妈的笑脸一样暖融融的，我就换上薄一点的外套。谁才暖和了一两天，突然一个下午风起，一个晚上雨落，第二天落花满地，我又得在料峭春寒里瑟瑟发抖，翘首等待真正的春天来临。

在富阳生活的这几年，我或多或少也有了一些经验。在这地方，桃花就是开你脸上，你都别把棉衣收起来。乍暖还寒，阴晴不定，一热似水汗流，一冷棉袍加身。

有时，这气候就像少妇的脸，前一刻还眉开眼笑，后一刻突然落下泪来，连她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。心情好的时候，说话就像惠风和畅，让你心花怒放；不高兴了，浓云罩脸，闭门锁户，搞得一家子愁眉苦脸，郁郁寡欢；还有时不时的“叛逆”一下，你让我咋我偏不咋，我就要忽冷忽热，来个“倒春寒”，欺负欺负你，咋了？！说冬不冬，说春不春。江南碧绿的、青涩的时节，在冷热中交替，在别扭中成长，不论多么纠结，最后依然说，我们还是喜欢春天。

只有当你听到窗外枝桠上传来的鸟鸣，声音里透着清丽、高亢。这声音交织着春天的复苏和温暖，像熨斗一样熨烫着寒冷堆积

所有的遇见都是一场美好。

春天里，遇见花开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了，但你也不要以为，这真的是很寻常，有很多人，在春天里遇见的只是乍暖还寒，树芽未生，鸟雀瑟瑟……

即便是这样，也是一场美好，暖和寒都是人生要经历的一场“度”，暖了使人觉得惬意和幸福，寒了使人觉得残酷和孤独。但想想，树、花和鸟雀它们都是要经历这些的，它们何曾表露过幸福或者孤独？

人太浅薄了，因为有感情而显得尤为多愁善感，比树、花和鸟雀多了一些脸色。

可这些，都远不如树、花和鸟雀的静默自然，儒雅达观。它们不曾喜也不曾悲，只是把所有的遇见都当作一场美好，安静地接纳，安静地享受。



春天是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盛宴。

春分刚到，婆娑的柳条已萌发嫩嫩的芽，散着清新的香味。倘若采上一些，回家用水焯一下，拌了豆豉上锅炒熟，就是一道天然美味的柳芽菜豆腐。

要说树中美味，当属香椿了。清明节前后，香椿树绽开了绿中泛红的芽。勤快的大嫂举着长长的钩子，仰起脸，笑嘻嘻地钩住才放出嫩叶儿的香椿芽，轻轻一掰，嘎巴一声脆响，一朵带着露水的香椿芽应声落地。

孩童尖叫着跑来，椿芽被拾进小篮子里。中午或者傍晚的饭，就有了一道香椿拌豆腐，俗称“鸡刨豆腐”。也用香椿芽打鸡蛋或做汤，保准馋得流口水，吃得满口香。

说到这里，不能不说说洋槐花了。快到春夏之交的时候，慢性的洋槐花懒洋洋地绽开花蕾，一嘟噜一串，出没在碧绿的树叶间，弥漫着香甜的气息。

东山小鲁

所有的遇见都是一场美好

杨福成

世上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好呢？

遇见了，一块儿养养花种种草，一块儿读读书品品茶，再一块儿想想将来有个小院子，种一片竹林，修一弯溪水，喂鸡喂鸭……

遇见了，就是一场美好，不要计较太多，不要遥想太多。

什么东西太多了，都容易伤，容易丢，容易忽略当下和遇见的美。

夏日，遇见一场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儿，但你也不要以为，这真的是很寻常，能与你走过雨，一起撑把小伞过街的人，一生也不会有几个。

想想吧，雨不大，淅淅沥沥，滴滴答答，雨丝如毛线织在发梢，滴答如慢摇萦绕耳畔，两人牵手掠过世间的嘈杂与繁华，相视一笑，忘却了一切。

爱与不爱，恨与不恨，在四季里都会遇见。

爱上一朵花与恨上一棵树，那只是凡夫俗子的思维，而对于花和树来说，与你相遇，

春分

品春

张呈明

农家的小院里，或者山坡上，到处可以看到洋槐花。轻轻撷上一兜，回家简单一洗，拌上面粉，在滋滋啦啦的油锅里煎成金黄色，得，又是一道美味佳肴。

好吃的还有榆钱，总会引来一群馋嘴的孩子。撷上一把便迫不及待地塞入口中，嚼出一嘴绿汁，满口的香甜。只是榆树在农村也越来越少了，想吃榆钱，真的要跑很多路才能找到。

家槐的叶芽也是很好吃的，用来做菜豆腐、烧咸糊涂绝不逊色于米蒿，却记得小时候母亲讲过，我的父亲就不能吃槐芽，一吃就会肿胀。

流年

梨花点点

黄萍

深深浅浅的青绿间突然闪出一抹白色，春天才闪亮登场。等到无数的雪球挂满枝头，在微风中摇曳，春天就渐入佳境。梨花，是春的信使。一曲梨花一簇白，一片流云一点开。

漫山遍野的棠梨树，一夜之间换了洁白的婚纱，宛如嫁与东风的佳人。老树棠梨悠然淡定，那些娇小的梨树也将枝丫使劲地伸向蓝天，邀请白云共舞。

棠梨多是野生的，田间地头，屋后溪畔，一丛一簇。这些棠梨花带着粗生粗长的野性，枝条恣意，繁花喧闹，正是“乡村春色无人管，开尽棠梨几树花”的随性。风过处梨白雪纷飞，又是“枝风非杨柳，树雪是棠梨”。

山村棠梨花又白，朵朵开在游人心。踏青赏花的人乐不思归，有的在春光中徜徉，与梨花合影；汉服的女子梨树下弹一曲清音，几个小女孩绕着梨树追逐嬉戏，一群画家早就选好了地盘，还有人在山坡飒爽地挥舞刀剑……

伸手接住几片飘花，一丝微凉唤醒了记忆深处另一片白清如雪的梨花。

小时候，我住的大院围墙外面也有一片梨树林，是部队农场种的。平时就是一曲不起眼的树林，树干虬曲，树皮龟裂，叶片儿尖卵形，但每到二月里，光秃秃的枝头就突然绽放一树繁花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

“冷艳全欺雪，余香乍入衣”。喜欢梨花的简约，喜欢梨花的“争开不待叶”，为我故土敬献一抹洁白。

与桃花的约会

陈俊伟

十里阡陌，桃花相候，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吧。

牟汶河的源头，清流淙淙，层叠叠翠，果园相接，村舍相映，乃人间之福地也。沿着金水河驾车东往，满眼的杨柳依依，红霞锦绣。

车子渐渐驶入桃花盛地——霞峰，一个让人满眼生辉、唇齿留香村庄。桃花尚未全开，含苞欲放的蓓蕾更惹人怜爱。芬芳淡淡的，让人不忍离去。

花下的枝丫，奇形怪状的石块，零星点缀的繁花嫩草，被偶尔飞来的蜂蝶涂抹出桃花的背景。游人如织，老幼相携，纷纷拿出相机手机与桃花合影。

通香峪，一个幸福浪漫的桃园乡村，广场上的乡亲，有站的，有坐马扎的，有的倚靠在树上，有的抱着襁褓中的婴儿，有的纳着鞋垫，有的正香喷喷地吃着煎饼卷大葱呢。

此刻他们的魂儿早被戏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给牵走了，“辕门外那三声炮……”他们脸上的表情追随着剧情，时而蹙眉，时而怒目，时而微笑。依依呀呀的唱腔回旋在空中，余音绕梁，仿佛把他们带回久远的回忆。

去台子水库的路上，我寻得一处最美桃林风光。这里山势开阔，极目望去，可见山势独特的沂蒙七十二崮中的璇崮，耸入苍穹，与青冥争辉。

蜿蜒小路似玉带紫绕山间，脚下是“土地平坦”，屋舍俨然，良田万亩”。近了桃花绯红成片，香气四溢，虬枝高低错落，回环盘旋，俯仰生姿，架相机，按快门，咔嚓咔嚓，哪一种构图都有诗情画意。

我却钟情一枝弯曲的美丽，凝望她傲立枝头的一朵娇艳的花，这里是独特的风景。

我到了行程的终点——台子水库，她像极了春天明亮的眸子，盛满着透明的春。

桃花从历史的深处走来，我们与桃花相依，与春天相爱，和春天约会吧，桃花就开在你的心田。